



軍事教育

試就〈論機〉講稿 探其戰略思維與精要

空軍備役上校 陳偉寬、陸軍備役少將 于易塵

提 要

- 一、近期對岸採「中國特色」模式「強軍」，並以「漸進」方式遂行媒體所謂的「繞台」行動，或有逐次升高之意圖，以比較觀點言，民國84年台海飛彈危機之後，對岸兩位政工大校凜於情勢，創作「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戰法的想定」，並以「偏正式超限組合戰」為戰法全名，其中或有華夏文化特色，有機乎。
- 二、當前軍事戰略、作戰理念與實踐，多衛星、監控等高科技，旨在規劃、營造、主宰戰場，以資訊整合戰場，期使戰場對己透明，相對使敵陷於混亂；以先進技術發展無障礙作戰空間，既屬造機、知機又能握機、誤敵，誠屬現代用機極致。
- 三、若「機」、「『偏』正」等觀念有源自華夏經典者，六十餘年來國軍的戰略思維「典範」的衍變中尚有華夏文明或有深入思考的價值。

關鍵詞：繞台、超限戰、造機、知機

壹、前言

國軍教戰自〈步兵操典綱領〉著眼「臨『機』致勝」(第六條)始，以至〈教戰總則〉第十一條強調「機動作戰」；〈戰爭原則〉有「機動原則與速度」條目；「用兵思想之野戰戰略指導是運用「機動作戰」^{【註1】}，可知「國軍野戰思想主流是機



動作戰」^{【註2】}。因「兵機」含有「戰略」的意義^{【註3】}，若以前列概念的共通性字辭論斷，其中關鍵應在「機(幾)」。而民國46年實踐學社「論機(幾)」的研究或為國軍兵學之關節(機)，亦或即目標原則與重點的啟示。

民國84(1995)年「台海危機」導因或在中共「武嚇」的飛彈試射，而美軍航母戰鬥支隊的介入以及GPS系統的控制(關閉)等因素，導致演習的威懾成果不彰，甚至解放軍有「一時間山雨欲來，軍情匆迫」等窘迫感受^{【註4】}，遂有《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戰法的想定》一書的出版，其中，依序推導「超越一切界線和限度」^{【註5】}、「在運用加法之前，必須超越於一切羈絆之上，進行徹底的思想」^{【註6】}，終於「劍走『偏』鋒」以「偏正式超限組合戰」定名^{【註7】}。相對於「全維」作戰概念，「任何具體的戰爭總會有所側重，總是在有限的維度中展開與結束」^{【註8】}，而「偏正律」、勝律與黃金分割律暗合，^{【註9】}引文用了「奇與正」復用「主與全」詮釋偏正式組合的要義，但又表示雖與奇正之法重合，「但並不完全等同於奇正」。^{【註10】}「偏，主要是思路要偏，是本質上的偏，而不是形式上的偏這一次『正就是偏』。這就是戰爭藝術性，肯定軍事技術革命替代不了軍事藝術的革命」。^{【註11】}該書雖曾受軍方批評^{【註12】}，然卻受到西方多國戰爭學院邀訪；國軍亦曾以「遏制」超限為演習議題，然似未真知其機。

海峽情勢若須評估，或可與前次危機對照，然僅能拋磚引玉，或以「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註13】}，「幾者，動之微也，吉之先見者」^{【註14】}做戰略思維的源頭探討，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註15】}再興華夏「兵學」旨趣。

若戰略是戰略構想的簡稱，必有思想背景。擬從〈論機〉循時間軸出發，以易

註1 《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民國67年版)，頁203；民國90年版，頁4-4。

註2 前揭書，頁244；民國90年版，頁4-31。

註3 丁肇強，《軍事戰略》(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頁45。

註4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頁253；後記。

註5 前揭書，頁6。

註6 前揭書，頁153。

註7 前揭書，頁198。

註8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頁112。

註9 前揭書，頁155。

註10 前揭書，頁164、180、187。

註11 前揭書，頁187。

註12 馬保安等，《戰略理論學習指南》(北京：國防大學，2002)，頁36：「20世紀90年代，一本名叫“超限戰”的書，乞靈於超常規的鬥爭方式，在對手企圖妖魔化我國的今天，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會遠大於軍事上的所得。」

註13 《易經·繫傳》上之十一。

註14 《易經·繫傳》下之五。

註15 《易經·繫傳》上之一。



理、兵法、戰(策)略等有限文獻為經，省察國軍戰力，或思索華夏兵學與日、德、俄、美等列強影響的衍化為緯；研析主軸以華夏兵學為基礎，本「經典即戰略」途徑，運用比較研究法，針對戰略文化的「特色」作探討。

貳、經典論「機」而用兵

一、緣起

〈論機〉內容結構概為：機的概念、所以知變化之道、機之發生、機之運用、結言等五部分。終結時，稱「孫子十三篇，可以說完全以機為經，以奇為緯，也可以說孫子兵法的根本，完全是求之於變化，對於變化要去研究廣求其變化之道，認破其中之機，而後乘機，或者造機。」而「最值得欽佩的是『兵勢』論述」，研究「機」尤應本乎「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至於「研幾練奇」要多研讀《孫子兵法》，點出了由經典哲理而用兵的戰爭哲學意涵。

二、回顧〈論機〉精要

〈論機〉初稿約萬字上下，就筆者所知，近年除前陸軍指參學院劉北平老師推薦並指導外，少有涉獵者，故謹依講稿撮其精髓如次：

(一)「機」的要義

白先生認為：很難以一句話或用簡單的語句把「機」表現清楚，因為實在太深奧了。遂就宇宙觀從哲學觀點論「機」：「天地萬物，生生不息，宇宙萬象，都是在流轉變化之中，一切事物、事象，沒有流轉變化，一切事物就都不會發展成長，宇宙是一個動的，是一個生長發展，生生不息的。其所以生生不息，是因為其中有一個「機」的存在。機，就是造化之妙，也正是萬物的主宰，小自個人大至國家民族，沒有一樣不受機的支配。」^{【註16】}

並以古希臘哲學家赫拉頡里圖(Heraclitus)、以辯證法聞名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中國的《易經》、《老子》、《莊子》學說為著眼佐證世界是動的，即是以動的世界觀、動的人生觀論機。其中以《易經》對於「機」的探討，或為核心：易經繫辭上傳中：「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註17】}繫

註16 白鴻亮，《論機(初稿)》(台北：實踐學社，1957)，頁1-2。

註17 前揭書，頁2。



辭下傳曰：「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矣終日。」易經是講陰陽變化之道、啟示人生處世及道德的標準。研究機，論機，唯有研究易經最恰當，最完全，由繫辭可以找出三個重點，就是所謂「神」「深」「幾」，這三者可以說是機的精髓。^{【註18】}同時以外國語文對照機的概念。首以英文Moment，Chance，Opportunity看，以為西洋對於機的研究並不圓滿；東方的中國對於機的研究極其淵深，就漢文與機有關的名詞分類研討：首先看「契機」「動機」「機關」「機械」在這四個字義上，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就是這些名詞裡的機，都是表現一種事物發動的原動力，或者事物變化的根本。再看「神機」「機微」「機密」「樞機」的機都表現機的意義，機的性質，可以說是高深莫測！進一步可以把機的本體掌握住，就是「機謀」「機略」「機宜」，這就是我們由認識開始，到能掌握他的本體的表現。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在客觀方面對於機的存在看法是所謂「機會」「時機」，在主觀方面的看法，是「好機」或者是「危機」。認識以後，以人的意志，化成一種行為，就有所謂的「握機」「乘機」「造機」，甚至遲疑與不為的「失機」。最後還有「機敏」「機動」，這是說明機的性質應該是很迅速的。^{【註19】}

（二）知變化之道

在用語、名詞方面，對於機的性質做概念分類研討之後，白先生認為「分類是分類，綜合起來還是同易經講的一樣」，接著對分類做較詳細的申述「所以知變化之道」。^{【註20】}白先生引證渠的「戰爭哲學」論點：

宇宙之間靜態的是人與事物的形成，動態的是生起，一個是人類的行為。研究機，就是屬於動態的世界觀。生起是什麼呢？就是宇宙間的自然現象，也就是根據一種因果律而發生的一種生長發展變化的事象。地心引力；或者氫二氧就化合成水，都是自然現象上的一種生起，一切生物都有生起，生命的生起是其中重要的一種，遺傳就是生命的生起中最大現象。此外如蕃殖，成長以至於老死的現象，關於自然物質的生起，用人類的知識固然可以控制，但是生命的生起，科學雖然可以控制一部，但是對於整個生命，尤其生命生起的本體，我們是無法來完全控制的。^{【註21】}

註18 前揭書，頁3。

註19 前揭書，頁4。

註20 白鴻亮，《論機（初稿）》（台北：實踐學社，1957），頁5。



行為就是根據人類意志而表現的一種行動就是人類對於生起的格鬥，當人類意志同生起的方向完全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能發生效力；假使生起的方向同人類的意志完全相反時，這個生起會成為行為上很大的障礙。因此生起的方向同我們人類的意志一致，要去利用他；假使方向相反，不能使我們的意志貫徹時，當然我們要盡力轉變這個局勢，引到我們所希望的方向，或者使趨勢停止下來，不讓他再發展。【註22】

「因為人類的行為和生起之間是相互交錯而且是互為因果的。最後就釀成一種歷史的生起，今後研究生起，如何控制生起，也是沒有窮盡的。由研究生起到掌握變化之機控制一切生起，要靠知識，要根據知識；但是一切行為並不是靠知識的，知識並不能直接變為行為，其中一定要有一個意志，才能變為行為。」【註23】顯將人類生活方式與戰爭中的「變與常」，就經典思想、戰爭哲學、戰略企圖、指揮意志作了精采的提示。

(三) 機之發生與運用

白先生就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第一章：「戰爭在客觀性質上，有一個概然性，在概然性上再加上一個要素，就使戰爭很像賭博，這個要素就是所謂的偶然性。」以及第三章：「戰爭就是一個偶然的世界，在人類活動領域中，可以遭遇偶然的分野，決沒有像戰爭中所遭遇的這樣多。」認為「偶然和命運的生起就很接近了。同時這裡面都存在著一個機，是以機為中心而變化的。」【註24】因為命運的生起和「機」的關係密切，所以〈論機〉要講到命運的生起。因此講授物質與生命的生起之後，提出了一個他認為不可不知且更大的「命運的生起」——「既不是憑我們的知識就可以追求得到，也不是憑我們的行為就可以控制得了，使人難以捉摸，惟有身擔重大事務，身負重大責任的人，憑他偉大的決心，偉大的處置，才可能參與但是也不能完全掌控的」【註25】。

白先生認為：「克勞塞維茲雖然一再講偶然，可是何以發生偶然，偶然之所以然，他的論述並不夠十分詳細。」【註26】講戰爭是一種不確實與偶然相交錯的，可知克氏是把不確實與偶然「分開」做兩個來看的，但是，「冷

註21 前揭書，頁5-6。

註22 前揭書，頁6。

註23 前揭書，頁7。

註24 前揭書，頁9-10。

註25 白鴻亮，《論機(初稿)》(台北：實踐學社，1957)，頁9。

註26 前揭書，頁10。



靜來檢討一下，就知道不確實與偶然是無法劃分的，因為有了不確實的原因，所以才會產生偶然的結果。不確實是由於『不智、不明』，因為不智不明才產生不確實的現象。正是在不智、不明的時候，就有一個命運生起的機。由此可以知道機存在於甚麼地方，是因為有一種不智、不明，所以情況會發生偶然，而所謂機，就正好藏在其中。尤其在戰場上比我們所想像的還更要深切，因為普通講不智、不明，已有許多偶然，在戰場上尤其對方的意志是時刻變動的，對方的意志一變動，情況也就馬上隨之變化，這種變化就更複雜，而不明也就更加深刻。」【註27】

白先生認為科學的發達雖可以使偶然和命運的支配減少，但是戰場上的不智、不明卻不能完全消除，戰爭還是要在不智不明下進行，需要勇決；並接受學員引述「宣子」的觀點，以為：「勢之維繫處為機，事之轉變處為機，物之緊切處為機，時之湊合處為機。」這幾句話對機的發生，解釋的非常透徹，可以曉得機就是發生在空間與時間的交錯中，認為空間、時間與機的關係密切，對論機有很大的幫助，以為「時間就是一切機的決定條件」。「
註28】

基於時間與勇決是運用機的兩大要訣，進而引證「機就是一種難逢而易失得非常時機」，以「知機」、「握機」、「乘機」、「造機」講授機之運用，並提醒「待機」有「坐失良機」的可能。例如：靠人類慧敏的推理判斷能力看破機，即「慧眼」、「博學明哲」；重視情報與狀況判斷、適時的決心以「握機」；而「乘機」非投機，除了握機，還要助長、加強、發展機的力量，乘而用之如當機立斷；造機則是盡量使己能明且智，又盡量使敵陷於不明不智，方可能造之，需要機密、機謀、機動配合。綜合言之，運用之妙，存乎於人。如果沒有慧敏的才智就無從識破機，沒有果決的意志就無從握機，沒有勇敢迅速的行動配合就不足以乘機，無神機妙算的睿智和手段就不能造機。【註29】

三、〈論機〉的價值

「人有理性，可以思考，哲學有兩個作用，一是經由解析概念，使其回歸真實世界。二是從事價值定位工作，界說人性以及隨之而來的規範問題。」「
註30】價值涉及選擇問題，「人類有思想，自由隨之而來，自由不是必然的，可

註27 前揭書，頁11-12。

註28 前揭書，頁14。

註29 前揭書，頁20-21。



以『選擇』。選擇的前提是分辨與偏好，關鍵在於：『判準』是甚麼？個人應該自覺此一判準的主體性，亦即內心自己做主去選擇。」【註31】

回顧〈論機〉講稿是以天地萬物、生生不息、流轉變化，定義「機就是造化之妙，是萬物主宰，小自個人大至國家民族沒有一樣不受機的支配。」歸納〈論機〉論點始於宇宙觀、哲學觀，旨在行為之「用」於軍事；認為「機」屬於動態的世界觀：「生起」是宇宙間根據一種因果律而發生的一種生長發展變化的自然事象；行為則是根據人類意志而表現的行動——人類對於生起的格鬥。進而據《戰爭論》的概然與偶然性，提出與「機」關係密切的「命運的生起」。其旨趣，似在「所以知變化之道」並著重精神意志用於「以寡擊眾」。

〈論機〉既以兵學為用，哲學為體，稱「孫子十三篇全以『機』為經，最值得欽佩的是『兵勢』論述，『研幾練奇』要多研讀《孫子兵法》，研究『機』尤應本乎『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可知〈論機〉乃融哲、科、兵學於一講。

白先生認為「研究機，唯有研究《易經》最恰當，易經論機最完全；易經講陰陽變化之道，《易·繫辭》中「機(幾)」的三個重點與精髓是：「神、深、幾」，然未再深入論述，而對於「宣子」何許人，現在還不大清楚。【註32】假設「機」為戰略之「格致源」，白先生未就《揭暄兵經》全貌論述，亦未重視其兵經百字第一之「先」——揭暄《兵經·先》：「兵有先天、有先機、有先手、有先聲」豈非在論機。若然，〈論機〉或亦一「生起」，留有重啟研究的空間，值得再予索引。

參、試探軍事思維變遷

探討戰略思維的變遷，或可將軍事(事務)革命(新)提升至「革命是世界觀的改變」【註33】的層面；此類研究多會面對戰略與歷史的關係，人們對現代戰爭的理解或多以「科技」與戰略工程(計量)化為核心，「歷史能做甚麼：假如不把歷史看成只是軼聞或年表的堆棧，歷史便能對我們深信不移的科學形象，造成一個決定性的變化」【註34】，在歷史流變中會感受到「典範(paradigm)」的重要性。

註30 傅佩榮，《哲學入門》(台北：正中書局，1993)，頁序3。

註31 前揭書，頁13-14。

註32 白鴻亮，《論機(初稿)》(台北：實踐學社，1957)，頁13。

註33 Kuhn, 孔恩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台北：遠流出版，1989)，頁165。

註34 前揭書，頁43。



如果將「一個科學社群是由共享一個典範的人組成」，而典範視為「一個科學社群成員共享的東西、團體信念的集合體、是共享的範例」【註35】，在精準的科學範疇內外，或有格物感通、默慧的知識(tacit knowledge)【註36】同時存在著。

一、以華夏兵學為座標

若循〈論機〉理則行之，以有限的認知為範疇，或可觀察國軍思維流變。配以戰略情勢特質、政風士氣的流轉、建軍備戰趨勢等要素，或能蠡測戰略「典範」有無變遷。本諸白先生的理則，試著理解國軍曾經有的兵家思想。

(一)《中國歷代兵家之用兵思想》、《孫子兵法解義》

民國54(1965)年，辛尚志將軍於國防部參事任內出版之兩本大作；前一書係以「武經七書(七子兵法)」加上《揭暄兵經》綜整而成。概以戰道、戰理、戰法、虛實等分類論述。認為兵家思想「道之所在，學之所存」，「神也者，為而無，成而無傷，而止於至善者也」【註37】。論孫子之戰道，認為「兵統陰陽，固孫子之所未嘗明言，然十三篇之所闡演者，此而已也。」

【註38】《易》理之機乎。

辛先生主張「欲究孫子微義，必有明乎易、老。」【註39】綜觀十三篇，得論兵大理「兵本在道、兵機在勢」等31條，以之為「孫子戰道之神紀，神紀，妙矣玄矣；然玄之又玄則為眾妙之門。夫兵機者，戰道眾妙之門也。」

【註40】

孫子兵機，凡十有四。曰：戰機在人，人機在將，將機在智，智機在心，心機在靜。形機在實，勢機在險，動機在利，用機在速，勝機在奇，敗機在亂，知機在間，力機在氣，氣機在不得已。凡將知此以用戰者，必勝；不知此以用戰者，必敗。故曰：此孫子用兵之妙門也。【註41】

(二)《易經與策略運用》

民國57(1968)年(戊申)元月三十日(春節)先總統蔣公手定訓示：「蓄養節宣，慎固安重，立不敗之地，策必勝之謀，存戒懼之心，行冒險之實」，國防部總政戰部請兵家耿若天將軍發表「反攻復國戰爭二十八字訣」，並印行專書以為精神戰力蓄養之根本；另彙集《孫子例證之研究》，發行國軍

註35 前揭書，頁235，241。

註36 前揭書，頁251。

註37 辛尚志，《中國歷代兵家之用兵思想》(台北：東新印刷廠，1965)，頁，自序1，4。

註38 前揭書，頁1。

註39 辛尚志，《孫子兵法解義》(台北：上海印刷廠，1965)，頁，自序2。

註40 前揭書，頁自序9-10。

註41 前揭書，頁自序10-11。



研習；鄭燦將軍依研究心得以《易經與策略運用》為題亦發行至國軍基層，同時，「中國孔學會」邀請鄭將軍赴會講授《易理與策略運用》，並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張本。

鄭將軍在《易理與策略運用》總說中，歸納「儒學之精，易理之妙；易學源流；易學與策略；易簡之道及易學的時代價值」以「易之錯綜之理」講解「蓄養節宣」的道理，並以〈長短略〉佐證建軍戰略與備戰之道。該書於民國67(1978)年重新印製在發行列為國軍基層連隊書箱必讀刊物。

談易經與策略關係「伏羲四圖的構成完全符合於自然邏輯，稱為『原易』是一切事理推移的最基本法則，可以運用於策略，但和策略並無十分直接的關係」^{〔註42〕}。其中「錯綜之理」即陰陽一虛實、動靜、變易之理，「機」在其間矣。

以「蓄養節宣」證之。蓄、養、節可視為戰力整備調節，宣則是戰力的發揮運用——「戰爭打在開火之前，決勝於準備之日」，即「勝兵先勝」之意——其關鍵(機)在「節」。戰爭的整備與節用，實即《易》之〈蓄〉與〈節〉卦之理與數，若國軍事戰略有蓄無節，則難成功，如《孫子·勢》「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蓄在《易經》中有大蓄、小蓄兩卦，分別啟發精神文明之蓄與物質發達之蓄，可知「蓄養節宣」相互為用，另與《易》之〈萃〉、〈升〉、〈豫〉、〈謙〉、〈旅〉、〈豐〉等卦合參，可理解其中相輔(反)相成、「幾者，動之微也」的意涵矣。

〈大蓄〉卦內(下)為乾(天)，外(上)為艮(山)，乾象徵大自然無限發動的生命力，艮則有止而不動之象，二者皆陽，其中無窮發動之能量在艮(山)中聚蓄，山須是大山，蓄養壯大卻被山所蓄止，非適切時「機」絕不宣洩(節)，此一蓄一宣既是國力培養又是戰力節用，一體兩面，機在其間。

(三)《易經講話附長短略》

民國51、52年間，廣播電台邀請周鼎珩教授講授《易經》，之後集結成書，考量無法畫卦盡情，所以在每一講後益之〈長短略(亦稱易略)〉一條，並附《原易》乙篇八章，易學界多以為易學在台的大家、宗師，桃李滿天下。

講話及其成書，概以錯、綜之兩卦以對待原理析明易理，其間即在論機。尤其所附〈長短略〉旨在以長短、分合、動靜、通塞、進退、順逆、利害

註42 鄭燦，《易理與策略運用》(台北：中華易經學會，1977)頁8。



、隱顯、多寡、寬狹、同異、遠近、虛實、警懈、反復、損益、緩急、主客……等表達動變之間的拿捏。實為易經策略完整具體運用的論述。

殊值看重者，三軍大學以太極圖案為校徽核心；而戰爭學院鼓勵學員至民間研習易經，「作為軍事理論或應用之參考」^{【註43】}；周鼎珩教授的〈長短略〉更經由空軍學術月刊全文分上中下三（263-265）期於民國67（1978）年10-12月印行，嘉惠國軍官兵的精神文化素養。

試舉「視聽略：耳目以形用者，窮於一室；以神用者，遍於八荒；故聖人不以目視而以神視，不以耳聽而以神聽。神之所據，宇宙之理，人物之性」為例。

視、聽，人之本能，何以有「神、理、性」，是《易·繫》「知幾其神乎」，亦「性者，天所就，形之用，而為人、物恃以生存者。以是所性至靈，有感必應，而生崇德報恩、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親親、仁民、愛物之情，並巧於創作之才焉。」^{【註44】}豈非白鴻亮先生〈論機〉中所稱的「宇宙之間有生起與人類行為構成動態」之謂。

今C4ISR同為「機」之用，可使事物由隱而顯——在隱情中求真相，在偽裝中看出態勢，後定略、規劃、行動；既以「動之微，見吉之先」避凶，更是白先生推崇之「神、深、幾」——「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知機、用機的精髓。^{【註45】}

回顧「『打甚麼有甚麼』進於戰爭藝術神而明之境界」^{【註46】}的指示，「任何戰爭，如其真能『用心』研究『戰法』，戰法總是會有的，對任何優勢的強敵，只要時時有所準備，必可適當運用戰法」^{【註47】}，即可理解國軍思想中「機」的意涵。

二、易老孫吳機理一貫

「西方兵學有技（重力、火力、科技）無戰道，技者，道之末；道者，技之本。無本，技精以濟惡，明道，術巧而功成。華夏民族愛好和平，非不能戰，

註43 孔繁詩，〈周易三十五略（四十略）簡釋引言〉，《台北：空軍學術月刊》第263期（民國67年254-265期合訂本），頁25。

註44 王秀庭，《讀經識性提要》，（南投：自印，1986），頁169-170。

附註：本書曾於民國七十六（1987）年六月應國立中央圖書館台（76）國交字第484號函請致贈三份轉寄美國國會圖書館存用。

註45 本段引號內諸文字接引自《易·繫傳上》。

註46 蔣中正，〈再造辛亥革命的光輝勝利〉（台北：國防部，民國60年，第十五屆軍事會議指示）。

註47 同前註。



是『生生』之慎戰智慧。慎戰善戰，重人敬天，無偏無頗，大中至正，戰爭貴後，作戰貴先。」^{【註48】}中國兵家思想，「意遠，哲學也；理確，科學也；用神，美學也。鎔於一爐臻於理極，通一而化造於玄境。兵學，道統之支庶，本乎仁，發乎義，致虛極，守靜篤。通乎儒化於道。不明易老而論兵，無以登堂入室。」^{【註49】}

《周易》之「易」以日月為象，含：變易、不易、易簡之義；引申之「太極」概念，肇因於虛實、陰陽之氣，發生動變，因其自然向生的意志而運轉，其動之微、吉凶之兆即機；陰陽節制於太極，得有「恆」之基以制其強弱、轉化，使生機不毀滅。就兵法類比之，太極或是兵法究竟，陰陽則為世事生滅變化徵兆，八卦則形成框架而有六十四卦系統。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註50】}「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註51】}「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註52】}「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註53】}「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註54】}

前述〈易繫傳〉四段文字，或可推斷面臨洪荒巨變，華夏先民為能克服劫難，苦思如何以「新」的智慧延續群體生命，以大自然天地萬物為準據，所以人文化成的結晶產物。即「何謂天機？知警與妙悟。《易經》是培養一民族的天機」^{【註55】}，並由先知先覺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

註48 辛尚志，《中國歷代兵家之用兵思想》（台北：東新印刷廠，1965），頁，後記1。

註49 同前註。

註50 《易·繫傳上》第四章。

註51 《易·繫傳下》第二章。

註52 《易·繫傳下》第一章。

註53 《易·繫傳上》第一章。

註54 《易·繫傳上》第四章。

註55 胡蘭成，《易經與老子》（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頁14。



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註56】

在在說明「《易》者，像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註57】}其中因人文化成天地萬物而用於民生，武備在其中矣。《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註58】}似亦持同《易》觀點，說明文明之始，指出「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將人與大自然關係、生命流轉現象表述之。若以《易、老、孫》相互參照，或可理解兵法虛實之機。例如：《易·師》卦象為地中行水，《老子》第八章主張「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或因而孫子兵法有「兵形象水」之論。

《周易》除師卦外，尚有〈坤〉、〈屯〉、〈蒙〉、〈需〉、〈訟〉、〈比〉、〈小畜〉、〈泰〉、〈同人〉、〈謙〉、〈豫〉、〈復〉、〈頤〉、〈坎〉、〈離〉、〈大壯〉、〈晉〉、〈解〉、〈損〉、〈夬〉、〈萃〉、〈升〉、〈困〉、〈革〉、〈震〉、〈漸〉、〈歸妹〉、〈中孚〉、〈既濟〉、〈

老子思想與孫子兵法對照表	
老子思想摘錄	孫子兵法摘錄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曲則全，枉則直	奇正相生，分合為變，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軍擾者將不重，靜幽正治，以靜待譁，以治待亂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
不以兵強天下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將欲歛之、必固將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能而是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以奇用兵	凡兵以正合以奇勝、避實擊虛、沖其虛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能因敵之變化而取勝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辛尚志，《孫子兵法解義》

註56 《易繫傳上》第2章。

註57 同前註。

註58 《老子》第25章。



未濟〉等三十個卦、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與戰爭有關。【註59】若以孫子兵法與老子思想對照則可更清楚體悟其間關係。例舉如前：

〈吳子·論將〉提出「兵有四機」—氣機、地機、事機、力機，除「地機」外，餘三機以人為主；〈將苑·機形〉提出「事機、勢機、情機」之說，然無定義，僅「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將苑·應機〉則有「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可見吳起兵法對「機」的看重，其中或有隱匿之情。若「機」是指某一時空中，敵我雙方對比，較為利多的條件，然相互競爭對鬥，「機」的存在必短暫，稍縱即逝。

凡此，兵家論兵、論機、用機、以機勝或失機敗，究竟真實為何，其知機有源否，「格致」之道乎，《易》為元乎。易、老、孫、吳豈非一貫。

三、軍事衍化宜防偏枯

民國87年實施「精實案」以降，多以預算之人維費過高為由，將長期的兵力規劃轉為「專案管理」式、以年度為限的多次精簡，似對戰「機」的研究闕如，「打甚麼」有霧區，導致戰力結構墮落為失衡的無機體；復以若干情緒偏好，縮編某些兵科，甚至萎縮精神戰力之主管機構，不斷限縮軍隊的主體性，無意間將國軍的工具性凸顯至無奈境地，似為軍無魂之由，豈非失機之舉；

《國軍軍事思想》民國90年版的修訂，似有截斷史識之嫌，將原有編製作為主軸精簡，將攻守一體的軍事轉向，似「神也者，為而無，成而無傷」，然以現勢侷限「全爭天下」之兵法精要，或將「能因敵之變化」、「敵雖眾，可使無鬥」之「機」流失於無形；

若再前推至軍事專業的指參作業格式之修訂，或又可做醒一二，民國78年間，為配合資訊變革，經過研究，將指參作業文件表格化，其中有一小節頗值玩味，即計畫、命令的五段格式之修改：「二、使命」修為「任務」。

「上級交付之工作謂之任務，自己推斷施行之工作謂之使命。自己階層所訂之使命中，通常包含上級賦予之任務。即令上級未曾賦予任務，自己亦仍必須產生使命」【註60】此為軍制精神要素之一，況且使命在華夏文化中與天命、生命、為生民立命有關；當然，將mission簡化為任務，無可厚非，然軍事重主動、作戰重奇襲，凡此皆與軍人之「自覺」、指揮者之主體意志有關，在不次的結構精簡、簡化軍制課程後，使命之「機」的消失，或在此細節中矣。亦

註59 王智榮，《周易兵略》（高雄：復文圖書，2008），頁76。

註60 蔣緯國，《軍制基本原理》（台北：黎明文化，1969）頁97。



或由德日軍事模式，因美軍援而轉型美制，改以科技優勢維主導，無心地輕忽了以寡擊眾的背景要素——「幾」的發動與造形。

肆、衍文釋機

一、經學觀點

華夏先民仰觀俯察，採二元融合心態看待生存環境：天是發動的能量、地是造形的結果，天虛地實，天動地靜；天地間本是生機總體，萬物生生不息在顯示了造化之妙，其間或有因果、或有法則相與聯繫。若太陽系停止運轉，地球及人類生活是否即無機？故因此提出陰極生陽、靜極生動之說。【註61】《易經》「沒有宿命論，講的是機運，機是臨機的機，運是陰陽消長天道運行的運。」【註62】

綜整華夏經典《易·繫辭傳》對「幾(機)」之描述：

一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幾事不密則害成。

一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一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朱熹釋「幾」，微也；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就價值而論，因為人類面對不可知或不確定的未來，須做環境認知、狀況判斷、時勢預測，以維生存發展。幾是事物動變、未來發展之徵候(兆)，預應未來，如何使之較確定或使其合於吾人之準備，此即合理思維理則之意義，而用之於事物決斷。

而動之「微」是指著「道之體」【註63】，識機難在「有欲就失機」【註64】，研機之智在成天下之務，「人要有智慧，則無窮如天地，培智，養天機，天機，智慧之母，嗜欲少，人特別精神」【註65】，可知「機」涉及人文素養。而較早居家的門用碗或石頭墊在門軸底為「機」，旨在發揮旋轉的作用；民國60年代國軍的打「支撐點」，不亦研「幾」乎。「機」是多元的，從語彙整理可歸納出下列諸種：

契機、動機、機關、機械—事物原動力、變化之根本；

神機、機微、機密、樞機—意義、性質高深莫測，須審慎；

註61 參考周鼎珩，《易經講話》及李一匡《易經解譯》綜整其意義。

註62 胡蘭成，《易經與老子》(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頁11。

註63 愛新覺羅毓均，《毓老師說易傳》(北京，中信集團，2016)，頁110。

註64 前揭書，頁47。

註65 愛新覺羅毓均，《毓老師講孫子》(台北，中華奉元學會，2014)，頁163。



機謀、機略、機智、機宜—認識以及掌握本體的關節；

機敏、機動—行為迅速之性質；

另國醫有氣機、病機之說，指的是氣的運動，升降出入能協調平衡為氣機調暢；反之為失調。徐大椿《用藥如用兵論》運用易學陰陽法，將用藥與用兵對比，論述用兵十法。^{【註66】}可知華夏之「機(幾)」異於西方的機會、機運，意涵包括整體與動態之意。迴歸華夏「重合於分、重時於空」特色，先民生活於動變不居之中，基於本能，處處法天(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時時法自然(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互助協調合作發展了「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此天體之動變不居與人文之發展傳承之間，「機」在其中矣。

二、機雖微全體為用

十九世紀由氰酸銨製取尿素之前，「有機(化合)物」一詞僅用於直接或間接從有生活機能之物而得來之物。由此可知「機」與生活機能關係密切。從認識的觀點研「機」，會發現「機」必與其他事物發生關係。故而識機、知機目的在於以人的意志將其轉化為行為，因此「機」必然是為了「成務」，識機、知機，勉力握機、乘機、造機而不失機，若意志偏狹，恐適得其反。

面對時、空、力複雜之環境，軍事亦重整體—全天候、全方位、全縱深的應變—可靠的途徑即：規劃、控制、主宰。惟規劃、主控之前，是否就「機」或「機動」作深層思考，從廣義的思想兼及專業，俾利生活與戰爭理念作一整合。

行為常是連續之判斷、選擇過程，「機」既存在動變之間，自有利、害之別。若忽視趨利避害之通性，極易形成人禍。知機、握機或創機皆以利益為目的，而此「利」非短視近利或速利，而以整體利益、長期發展為精義所在—「易經」所稱之「利」為「事之宜，義之和」^{【註67】}，即整體、全般皆適宜、和諧之謂。

「判斷」涵蘊著對兩個或兩個以上之命題、問題，其相關之許多事實均未知或被扭曲之情形下，而進行單一方面之評價。為一合理而有系統之思維程序，考量所有影響達成任務之各種因素，以決定最適切之行動方案，而達成一決心者；而以任務為基礎、情報為前提，情報判斷須以「研究」為根源。白先生說：「自古以來，人類稱之為偉大的決心〈策〉或處置，皆因有命運等難以捉摸因素參雜其中而成其偉大。此人力不及之命運與『機』關係密切—戰爭有概

註66 鄒學熹，《易學與兵法》(台北：漢宇出版，1996)，頁46。

註67 《易·乾·文言》。



然性、偶然性、不確實之存在。」

三、機在哲科兵學間

軍人本質是人，軍事教育以哲學為體，係人文精神之延長。哲學、科學、兵學、欲求、真善美等概念內涵就每一個軍人而言，都是整體之一部，不可撕裂或分離。科技愈發達、資訊愈繁雜，愈需要以「整體」理念面對戰爭(人生)。

當前軍事戰略、作戰理念與實踐，多衛星、監控等高科技，旨在規劃、營造、主宰戰場，以資訊整合戰場，期使戰場對己透明，相對使敵陷於混亂；以先進技術發展無障礙作戰空間，既屬造機、知機又能握機、誤敵，誠屬現代用機極致。若以揭暄子《兵經百篇·機》為國軍現代化註腳，或見「典範變遷」，或許是由德、日思維轉向美軍模式。日軍有「陽明哲學」融於武士道的影響，吾人有稱許者；而美軍戰略文化及作戰藝術為多數軍人之夢想，惟軍備不論客觀之資源(人力、財力等)、地略環境均應理性面對，唯理性方能「雜於利害」而去私欲。

國軍當代以精簡為核心，其中成員之精實為要一思想、觀念之開闊深邃，自覺建構使命感，結合資訊終生學習，進行自我改造、建立共識、支持願景。敵我均在改革而混沌不明，其中充滿轉機與危機；「再造、轉型」與「機」密不可分，制度與組織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不只是冰冷的國防法規條文，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機體」；而「機制(Mechanism)」更與「機」密切關連。機制在社會、組織學範疇內是「動態的」表達，指出系統內相關因素間之關係與運作。故而再造(轉型)過程中，各項行為之概念皆需與機、動互相聯繫。

伍、無機之戰係無稽之談一代結語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或白鴻亮先生〈論機〉原旨。「變化」如為大自然唯一的不變，對任何微妙事物只要適切徹醒覺知，則定可探索出其中幾兆，然須依賴廣泛的知識與理性，方能有效知機、用機。

「聯合」是「機制」之運行與發揮，組織行為與變革常在理想與現實間擺盪，而終將回歸於大自然的生命原貌與意志，以理性與縝密的知機、握機，或合於「道一大自然的規律」，建立可長可久之風氣，以士氣引導制度，創機於永續不息。

廣義的戰略是有關「力」的思想與行動，由定義、價值、範疇與重要性推敲，可以體認戰略精髓與「機」之存在密不可分。如：何時建力、建置規模、有利狀況、成功公算等無不是「機」；決戰求勝，勝而有利，相關優勢作為豈能無「機」；由「機」之廣義而論，自古以來無機之戰係無稽之談，因為戰爭只要以人為主體、



以自然為背景，則戰爭法則即是如此。

參考文獻

1. 丁肇強，《軍事戰略》（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
2. 王秀庭，《讀經識性提要》，（南投：自印，1986）。
3. 王智榮，《周易兵略》（高雄：復文圖書，2008）。
4. 白鴻亮，《論機（初稿）》（台北：實踐學社，1957）。
5. 辛尚志，《中國歷代兵家之用兵思想》（台北：東新印刷廠，1965）。
6. 《孫子兵法解義》（台北：上海印刷廠，1965）。
7. 胡蘭成，《易經與老子》（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
8.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9. 馬保安等，《戰略理論學習指南》（北京：國防大學，2002）。
10. 傅佩榮，《哲學入門》（台北：正中書局，1993）。
11. 鄭燦，《易理與策略運用》（台北：中華易經學會，1977）。
12. 蔣緯國，《軍制基本原理》（台北：黎明文化，1969）。
13. 愛新覺羅毓均，《毓老師說易傳》（北京，中信集團，2016）。
14. 《毓老師講孫子》（台北，中華奉元學會，2014）。
15. 鄒學熹，《易學與兵法》（台北：漢宇出版，1996）。
16. 《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民國67年版）。
17. Kuhn, 孔恩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台北：遠流出版，1989）。
18. 孔繁詩，〈周易三十五略（四十略）簡釋引言〉，《台北：空軍學術月刊》第263期（民國67年254-265期合訂本）。
19. 蔣中正，〈再造辛亥革命的光輝勝利〉（台北：國防部，民國60年，第十五屆軍事會議指示）。
20. 文中引《易經》者，均以《樂天知命：傅佩榮談易經》版本為準，（台北：天下遠見，2011）。
22. 文中引《老子道德經》者，均以《傅佩榮：解讀老子》版本為準，（台北：立緒，2003）。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陳偉寬

學歷：空軍官校56期，空軍指參學院76年班，戰爭學院77年班，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戰略學刊主編。

陸軍備役少將 于易塵

學歷：陸軍官校65年班，陸軍指參學院78年冬班，戰爭學院86年班，政戰學校政研所碩士，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兼任國防大學助理教授。